

袁世海自述

壹

袁菁
执笔

往事堪回味
余音尚绕梁

袁世海自述

壹

袁菁 执笔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袁世海自述 / 袁菁执笔.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203-09649-8

I. ①袁… II. ①袁… III. ①袁世海 (1916-2002) —生平事迹
IV. ①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50391 号

袁世海自述

出 品 人: 姚 军
责任编辑: 郝文霞 (壹贰分册)
吕绘元 (参肆分册)
装帧设计: 谢 成
合作出版: 北京市问鼎坤豪图书有限公司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4922127 (传真)
天猫官网: <http://sxrmcbs.tmall.com> 电话: 0351-4922159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厂: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11.5
字 数: 1531 千字
印 数: 1—3000 套
版 次: 2016 年 10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9649-8
定 价: 418.00 元 (全四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序

姚雪垠

三年以前，在全国政协开会时，袁世海同志将他发表在《文化史料》上的最初一部分回忆录送给我看，题目是《我的舞台生活》。我平日喜读传记文学作品，带有文学笔调的回忆录也属于传记文学。世海同志的回忆录引起我的很大兴趣，一口气读完。一读完就忍不住找他谈论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总的意思是希望他赶快写完。政协会议闭幕以后，我就向出版社推荐了这部稿子。书稿排出来了，我以很大的兴趣读完清样，认为这部书在近几年所出版的各种回忆录中是一部有特色、很值得一读的作品，而且文笔生动，富于幽默感。这部书令我拿起来就不愿放下，我相信它也会使广大读者深深地感兴趣，得到益处。

袁世海同志是我国老一代卓有成就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盛名。在六十年的艺术活动中，世海同志经过了曲折艰苦的历程，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人生经验和表演艺术经验，这后一种经验对目前的中青年演员具有很重要的教育意义。据我看，他的许多走向成功道路的艺术经验和体会，

不仅对中青年演员有用，就是对其他门类的艺术工作者，例如像我这样从事文学创作的，也有启发和借鉴作用。他自幼便醉心于唱戏，利用各种机会学艺，如饥似渴地吸取别人的长处，将整个生命献给京剧表演艺术，不断追求，不断攀登，这种对艺术事业的执着精神、锲而不舍的精神、刻苦精神，至老不衰。我以为这些可以说是他在回忆录中写出的最主要和最宝贵的经验。他写的虽然是他个人六十年走过的道路，实际也是一切成功者的道路。道理有共同性，所以对读者有普遍的教育意义。

在回忆录中，袁世海同志也写到了一些他的前辈和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京剧著名演员，写出各个京剧著名演员的艺术成就、不同贡献、对艺术的严肃态度和做人风格，读之令人敬佩。这一部分的内容很值得重视。我国有许多曾经在艺坛上闪着奇光异彩的表演艺术家，有的是艺术大师，在生前没有留下亲自写的回忆录，使我们深为惋惜。这一缺陷，已死者无法补救，只能依靠生者通过写回忆作品为他们介绍。我读过果素英、赵荣琛等同志所写的两三篇回忆程砚秋的文章，认为写得很好。通过这些有具体内容的回忆文章，使一代京剧表演大师的艺术成就和做人风貌跃然纸上。世海同志在回忆录中写到他的不少前辈和同代人，读来也往往能够使我如睹其面，如闻其声。同辈们如何互相帮助，而长辈对晚辈如何要求严格、一丝不苟，这种风气到今日仍值得提倡。另外，新中国成立已经三十五年了，几十年前的学戏生活，科班制度，各种习俗，包括封建性的陈规陋矩，以及旧时代的社会情状，今天的中青年人多不清楚。书中很注意写生活，在这方面提供了不少生动具体的资料，颇为珍贵。我希望此书出版之后，不仅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也希望有很多老一代著名演员、导演以及地方剧种的著名表演艺术家，都趁着精力尚健的时候写出不同形式的回忆录，留下历史，教育后学，丰富我们的精神财富。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四日

往事历历忆恩师

杨赤

正值恩师袁世海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欣闻由老师口述、袁菁大姐整理的全套回忆录，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即将出版。受哥哥姐姐们的嘱托，特撰写此文。

对于这部书稿我并不生疏，曾听老师多次介绍，全国政协遵从周总理搞好文史资料的指示，鼓励老一辈艺术家将所经历的艺术春秋记录下来，以教育后人。此举得到文化部、中国京剧院领导及大姐单位领导的支持，特批袁菁大姐随行，照顾老师生活之余帮助将自述整理成书。

这次，我接到稿件迫不及待地阅读着，心潮澎湃，激动难抑，爱不释手！老师的一生是拼搏不息、创新不止、处处闪光的一生！

一个外行子弟，酷爱京剧，靠苦练和领悟，克服舞台上下各种困难勇猛精进，短短几年成了科班的顶梁柱。前行的路上，老师没有片刻停止，拜师深造、精益求精、博采众长。新中国成立后到新世纪，老师始终奋进不息。在党的领导下，加入中国京剧院，带头实施戏剧改革，编排出以架子花脸为主的大

戏《黑旋风李逵》《九江口》等。

几次出国审查剧目时，老师得到敬爱的周总理的关怀，也目睹了外国友人对京剧的赞赏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喜爱，感悟到学演京剧不仅仅是一个职业，更是党的文艺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新旧社会对比，让老师更加坚定了跟党走的信念。在党和国家大力扶持、关怀下，架子花脸行当得以飞跃发展到新的里程碑！老师历经二十五年坎坷考验，终于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

我回首细思：老师一路行来的艺术足迹，步步践行在毛主席“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路线上……我惊觉这本书就是党执行文艺路线结出的硕果，其社会价值不可估量！

因为老师有如此崇高的思想、宽广的胸怀，面对京剧人才青黄不接、艺术质量下降的状况，才不顾年事已高果敢地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率领着青年演员奔赴全国各地登台实践，到剧团、艺术院校去做传帮带工作。他不畏南方的酷暑和北方的严寒，积极主动、满腔热忱地进行京剧传承工作，收徒清水一杯，演出不取分文……

重温老师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仿佛又回到了当年。

在漫长的二十年里，老师像慈父般呵护、教育着我。他不但教会我怎样演戏，更教会我怎样做人。我还深深地记得老师给我上第一堂课就要求我写入党申请书；记得老师在简陋的排练场上教演陈友谅、华云龙，一丝不苟地要求龙套神态严肃齐整；记得老师踏雪前行奔赴课堂的背影和辛苦劳累一天晚上依然炯炯放光的眼神！历历往事重现眼前，真是令人心动！

老师的一生，是对京剧事业无比热爱与执着追求的一生，是对京剧事业拼搏进取与忘我奉献的一生！

今天，袁菁大姐克服透析、肾脏移植的病痛，历经数十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完成了老师的遗愿：将毕生艺术征程中所总结出的艺术成果与心得传授给更多为京剧事业而奋斗的后生晚辈！

这些年，每当我回想起老师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所花费的心血，感激之情难

以言表！这次纪念恩师百年诞辰的活动如此隆重，如此受欢迎，足以说明老师的德高望重，也足以说明老师的精神引领和激励着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京剧事业中。老师和师母最终选择把骨灰海葬在大连，我还牢记着老师的教导：“就是我不在的那一天，我也要看着你们把京剧艺术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此刻，我要对老师说：“老师，您放心，我们赶上了好时代，国家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发展，我们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将国粹艺术代代传承、发扬光大！”

二〇一六年七月

写在前面的话

袁 菁

笑对人生的父亲去了。

意外的是没有丝毫征兆，神采奕奕的父亲竟在我们毫无准备、措手不及的早上匆匆而去……

我总以为父亲仿佛从来都不曾真正地离我们而去，他只是跟往常一样应邀去外地讲学或演出了，几天后就会回到我们身边，与我们这一大群儿孙们团团围坐桌前共进晚餐，随之又会在一起悠闲地玩扑克争上游。父亲一旦又甩出那自创的、独一无二的同花顺（只同花并不连顺），酷毙了！我们乖乖地给老爹进贡，父亲仍又开怀大笑：“这是为父今天第十二次吃贡！”只有此时，我们才会感到我们的爸爸是八十六七岁的老爸啦！

家中的生活是那么和谐、温馨！父亲自己也经常知足地说：“我赶上好时代啦！”

仿佛，我又陪父亲走在西长安街木樨地一带散步……到夏天，父亲穿着一件特别凉快的中式鸡心领短袖汗衫和一条宽松肥大的半长绸裤，我们手中

每人拿一块自制削薄的白泡沫板，走累了可以马上垫坐在路边水泥台上休息。每每此时父亲都会挥着手中大蒲扇笑谈八十多年的以往，家中的陈谷趣事，甚或对艺术的见解。这也正是我收集、整理父亲回忆录素材的最佳时机。

父亲望着长安街上如彩虹般高耸的立交桥，拔地而起的座座高楼大厦，流光溢彩的霓虹灯，川流不息的行人车辆——一派繁华景象，风趣地说：“看，天上人间！咱北京发展得多快，一天一个样，完全变了样。可爸爸这身打扮五六十年没有变！你妈说，这种衣服宽松、凉快。今儿再看看，可着满长安街的人，也找不着我这身穿戴扮相儿了，再配上我这剃得锃光瓦亮的头，算得上是真正少有的老北京的‘光头’老百姓了。”

还有许许多多其乐融融的场景会无数次地浮现在眼前……

是呀，因为此时的父亲不再是京剧舞台上胸怀雄才大略而又奸诈多疑的曹操，不再是粗粗鲁鲁、冲冲打打的草莽英雄李逵，不再是侠肝义胆、进退有度的花和尚鲁智深，也不再是老谋深算、忠心报国的老元帅张定边……这时，父亲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是我们温馨家庭中的主角，我们至亲至爱的父亲！

然而，父亲真的已去大连燕窝岭海下去寻找我们的母亲定居不返了。

父亲和母亲这对多年离情萦怀的金婚夫妻再聚首，想象得出会多么的激动！祖母更会喜笑颜开。父亲肯定会风采依旧地向家人及仙逝的先生、故友，讲述改革开放以来祖国的繁荣富强，二〇〇八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北京举办的喜讯，全国人民齐心奔小康的坚定信心……讲述多次修改《群英会》《龙凤呈祥》《霸王别姬》等名剧的过程，探索使这些历经百年的京剧骨子戏能焕发新世纪艺术光彩的途径。

听，那边早已锣鼓喧天，脍炙人口的《群英会》开戏了：“统雄兵下江南……”曹操踌躇满志、气势昂扬的演唱使台下又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对父亲无尽的思念，时常引我回忆小时候心目中父亲的影子，竟然是断

断续续的几个片段，整体上很模糊！细想起来，难怪。不怕您笑话，回想在我小的时候，父亲虽亲，但和我们相处的时间并不多。恐怕在我们这种演员家庭，孩子们和父亲的接触一般都是会很少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以祖母为中心，由父亲、母亲、伯父、伯母、姑母、表哥和我们五个兄弟姐妹组成的温馨和谐的大家庭里。父亲无怨无悔地实践着入科前的誓言，挑起全家人生活的重担。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终日到各地演出奔波忙碌。五十年代，父亲被誉为文艺工作者，除了在北京和全国各地演出外，还有幸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先后去了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智利、阿根廷、巴西、瑞士、日本、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古巴、加拿大等国家访问演出。每每离家三五个月，甚至十个月才凯旋，以至于我们几个孩子降生时父亲都不在家。

父亲即使在家时，生活起居也反常，深夜十二点演出后方归，我们早已进入梦乡；早晨，我们去学校上学，父亲还未起床；中午，我们回家吃饭，父亲又外出了；等我们下午放学回家，父亲早已去剧场演出。

只有到了星期日的上午十点多钟，父亲房间的门一打开，我们姐弟几个才充满激情地高喊着“爸爸”，一窝蜂似的跑到住在后院的父亲面前问好。父亲一边不停地问：“功课怎么样？挨没挨老师的批评？有没有受老师表扬？”一边会手托弟妹们的腋下将他们依次举过头顶。

我最大，个子比他们高，胳膊的劲儿也比他们大，我会把手放在父亲的手掌心上，像撑双杠似的用力撑起，父亲再将我高高托起举过头顶，比弟妹们高多了！这是父亲给予我们每个孩子的见面礼。我犹如得到父亲的最高奖赏一样格外满足。紧接着，母亲说：“去做功课吧，你爸爸吃完早点还有事！”其实我心里明白极了，不等父亲洗漱完毕，家里准又会来许多剃光头的大男孩、小男孩，他们都是中国戏校和北京戏校学花脸的学生。父亲和他们谈表演、议唱腔，给他们说《将相和》《除三害》等戏……

我听得母亲一声令下，只好率领着弟妹一窝蜂似的急忙跑着退出。

瞧，像不像舞台上按程序编排好的一堂龙套？踩着“急急风”的鼓点儿跑上来，点个卯，再踩着“急急风”的鼓点儿全跑下去。这就是我们和父亲的团聚。

下午，祖母、母亲嫌我们在家太乱，放我们随父亲去剧场看戏，这也是我们一个星期的热盼。在后台，我们亲手掂量过父亲的盔头和戏装有多么沉重，亲手抚摸过父亲额头上被盔头勒过后留下的深深的红紫色沟痕；我们亲眼见过父亲演《李逵探母》《九江口》时一出戏要倒换下四五件被汗水浸透的贴身布衣（水衣子）。如果我们帮他脱下厚底靴，更会惊讶地发现连靴筒里的彩裤都潮湿贴在腿上。

这些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刻上了“爸爸演出太累”“爸爸演出太辛苦”的认识，从心底里涌起要体恤爸爸的纯真情感。我们都清楚地知道，不能吵了父亲的早觉和午觉，尤其是父亲连续演出时，我们会自觉地到前院东屋关起门来“造反”，不干扰后院，吃饭时也会自觉地将最好吃的东西、最好吃的部位首先孝敬给父亲和其他长辈。

其实，我们能这么做也是从小耳濡目染顺理成章的事。我们一直在晚辈尊重长辈、长辈珍爱晚辈、姐弟情深祥和的氛围中生活着。父母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到祖母房里问候。父亲晚上演出回来不管多晚，必得先去看望祖母。祖母即使躺在床上，就是听话匣子也会等到父亲回家后才安睡。

父亲每次外出，不管时间长短距离远近都要及时给祖母打电话问候，都要给祖母精心挑几件可心的礼物。这些都是习以为常、天经地义的事！

祖母七十岁上得了肾癌，由于发现、治疗及时，在父亲和母亲的精心护理下，祖母很快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重新又过上舒心、愉快的生活。她常和邻居们说：“我这个儿子让我指望上啦，我享了三十年的清福！”

祖母八十岁上患脑溢血，成了植物人。虽然祖母神志不清、卧床不起，父亲依旧像以往一样，每日早晚请安，事无巨细地了解祖母当日状况。

祖母由我们贤惠至极的母亲和伯母亲自全方位悉心护理，每天四次翻

身，温水擦身，喂饭喂水，清理大小便……在她们的精心照料下，卧床达两年多的祖母，直到去世没有生褥疮，干干净净、平平静静地离去。

父亲那充满尊重、饱含着深情的床前叫“妈”的声音，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在我心中回荡。《李逵探母》一剧中父亲所成功展现的李逵孝敬母亲的情感就是父亲孝敬祖母的内心剖白和真情流露！

我们在这和和美一家亲的氛围中成长，尽管如此，我们对父亲总还是存有“怕”的心理。

父亲呢，对我们疼爱疼爱，可在生活上对我们要求很严，动辄就拿富连成科班的生活当成尺子来丈量我们，批评我们的口头语是：“我小时候都吃什么呀？你们身在福中要知福！”父亲绝不允许我们挑食，谁若表示（还没敢正式说）不太爱吃胡萝卜，得，父亲只要听说，就会让母亲将半碗的胡萝卜飞到谁的碗里；过年过节，一家人好不容易高高兴兴凑在一起吃饭，父亲一旦瞧见谁的饭碗里剩下饭菜，哪怕剩有几个米粒也不放过，我们得在挨批后被监督着吃光。大过节的，或许还当着亲朋，真怕父亲一点儿面子不留。

遇到淘气的弟弟们惹长辈们生气时，哪怕事情已过了好几天，父亲在家休息才知道，盛怒之下，父亲也会两道浓眉拧成一团，怒目圆睁，旋风般地冲到窗台前抄起放在上面的练功用的竹刀坯子，高高举起狠狠地“教训”弟弟们的屁股！随之响起弟弟们的哭叫声、哀求声……此时，我感觉父亲简直比在台上演的鲁智深、李逵要可怕多了！真的！

父亲对我们做了明智又果断的安排，不分男孩女孩一律去过集体生活。父亲的理论根据是：“家里的生活太优越，应该放出去锻炼锻炼，才能适应社会！”

祖母坚决投反对票，说这是花钱买罪受。父亲笑着对祖母说：“妈，您那么疼我，不还是送我去受苦啦？我不去坐科七年，能有今天吗？孩子们长大了绝不能依赖父母。得培养他们的独立性，让他们学会自力更生！”

祖母是经过风雨明白事理的人，尽管挚爱孙辈，也不得不同意父亲的意见。

于是我和大弟住校读书，小弟和小妹去幼儿园整托，全都每周才回家一次。随后又将我们分别送至北京、西安、福建、沈阳等戏校学习。我们姐弟多年远隔千里，再和父亲团聚时已是一九六六年了。这期间，我们生过虱子、吃过高粱面……三年困难时期身在外地的我们饱尝了加倍的饥饿滋味！这使我们适应了集体生活，培养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和独立生活的能力。我们深知父亲是非常疼爱我们的，深知父母心中的主角是我们。

回想这个阶段，我们对父亲的认知只是儿女对父亲的一种发自天性的崇拜，再加上所听到的掌声、赞扬声，崇拜的感情又增加了几分，其他均不甚知。唯一了解到的是父亲在解放前尤其长年在上海演出竟没沾染上嫖、抽、赌恶习，这使我小有庆幸和骄傲之感。

我真正了解父亲还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的事了。

当时，父亲积极响应了全国政协落实周总理遗嘱的号召，计划将自己的艺术生涯写成书，也借此将自己在六十年艺术征程中所总结出的艺术成果与心得传授给更多的为京剧事业而奋斗的后生晚辈以及广大爱好京剧的朋友们，希望他们能在探索京剧艺术的道路上少走弯路。他经常说：“这些感受来之不易，不要带到八宝山和我一起付之一炬。”

自此，我开始追随父亲，帮助记载、整理有关文章。二十多年来，虽然时断时续，却使我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了父亲。

父亲酷爱京剧艺术，视京剧艺术为生命，以毕生的精力对京剧艺术执着追求、奋力开拓、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走在艺术探索的前列。

是呀！父亲虽是外行子弟，但正是由于执着追求、奋力探索，年仅二十几岁就红遍大江南北。新中国成立时年仅三十四岁，他响应党的号召与李少春和叶盛章等组建了新中国第一个集体所有制的新型民营剧团——新中国实验剧团，排出《将相和》《云罗山》《逼上梁山》《虎符援赵》等优秀剧

目。一九五一年父亲加入国家京剧院，积极投身到党的京剧事业，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连续打造出以架子花脸为主的一系列大型剧目《黑旋风李逵》《李逵探母》《九江口》《西门豹》……

父亲积极热情地投入到探索京剧如何表演现代剧目的课题中，在《白毛女》《林海雪原》《社长的女儿》《红灯记》《平原作战》中分别塑造了恶霸地主黄世仁、解放军战士刘勋苍、人民公社社长、日本军官鸠山、敌后村支书、日军小队长龟田等众多现代人物形象，使架子花脸这一行当得到突破性的长足发展。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心中充满阳光的父亲焕发了艺术青春，排演了优秀新编历史剧目《闯王旗》。而后，带领青年演员们赴河北、山东、黑龙江、辽宁、河南各省，上矿山、下农村，四处巡演。

在恢复传统戏时，社会上出现一种认为“凡是传统的都是好的”，主张“要将祖师爷赏的饭一字不落地”搬回舞台的观点。父亲针对这种现象大胆地对一批优秀的传统剧目进行了修改和重排。

记得那是七十年代末一个寒冷的冬月，父亲每天用大量的时间戴上老花镜口中念念有词地伏在书房的写字台上修改《群英会·借东风·烧战船·华容道》（以下简称《群·借·烧·华》）的剧本，那专注劲儿，连请几次吃饭也请不动。

春天，连日复排《群·借·烧·华》的一天晚饭后，父亲还在意犹未尽地向我们讲述削减剧中自报家门的大段念白，将许多难懂的古文改编成较通俗易懂又有京剧韵味之戏词的道理。母亲打断父亲的话，劝他早点儿睡觉养养精神，明天还得排戏。我们抬头看表，已经快十一点了。就在这时，门铃响了。谁会这么晚来访呢？

颇感意外，来访者是当时中国京剧院一团的支部书记。

我们全家人都没去睡觉，也算是惯例吧！这次书记深夜来访肯定有重要的事，当然要等！我站在书房门外，担心地偷听着，父亲在慷慨激昂地向书

记讲述《群·借·烧·华》的改动理由。我没听几句就被母亲拉走了。

父亲送走书记已将近深夜一点了。

没想到父亲很兴奋地对我们说，事情解决了。太晚了，全去睡吧！我们本来还要追问下去，但看到父亲的嘴唇上又挂了一层白圈，知道他已经说得口干舌燥了，只好带着一大堆问号去睡了。

原来父亲在复排中，将自己十余年来表演现代戏的体会加以总结，应用到恢复传统剧目中，对《群·借·烧·华》动了手术，删减了剧中的一些过场戏，使剧本场次衔接更为紧凑，台词更为洗练，将原本要演七八小时的戏压缩成不超过三个小时。这出戏已成为二十多年来最常演、最受欢迎的剧目之一。

广大观众对父亲的表演给予诸多赞誉。他饰演的角色被称为“活曹操”“活李逵”“活张飞”，父亲并没有因此满足和停步。父亲将自己被社会承认的代表剧目都列为课题，从时代的视角重新审视，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发扬。以《李逵探母》为例，从剧本中就砍掉了李鬼劫路的枝蔓，集中表现李逵探母的情节。为李逵增加了归途中大段【流水板】唱段，唱腔中巧妙地运用了唱中加念、念中加笑的手法，使曲调显得格外欢快诙谐、流畅自然，很好地体现了李逵下山探母的愉悦心情和李逵淳朴、率真的性格特点，尤其口语词“噫嘻”“哟嗬”的应用更是生动鲜明地反映了李逵粗犷豪爽的性格，并以浓郁的生活气息有力地渲染了李逵憧憬母子离别多年重又相聚的欢乐气氛，有力地塑造了李逵单纯可爱的人物形象，并为后面的悲剧结局做好铺垫。至于为李逵葬母所编创的【反二黄三眼】，则突出表现了李逵哭母、葬母时的悲痛心情。使这部戏成为进一步发展“架子花脸铜锤唱”，丰富唱腔，加强念、做，拓宽架子花脸表演力度的精品，使这出二十年前的优秀剧目焕发出新时代的光彩。

不仅如此，哪怕有的戏只演一次，父亲也不放过。那年，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之际，旅居美国的一位京剧爱好者毛家华老先生不远万里回到祖

国，力邀父亲合演《捉放曹》。这出戏父亲曾和杨宝森、李盛藻、谭富英等名家合演过，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未演。演出前，父亲仔细读了剧本，做了多处改动。曹操刺杀董卓未遂后狼狈逃跑，原唱是“八月中秋桂花香”。这完全不符合曹操急于逃命躲避追捕的慌乱心情，他那会儿哪儿还有闲暇观光赏景呢？父亲改成了“逃出虎口奔家乡”；下面接唱的“勒住丝缰用目望”改成“正行之间用目望”，同理，逃命之人只嫌马跑得慢，而不会停马观望。曹操的化装也比中年曹操的脸谱画得高，纹理少，面色红润。因为此时的曹操正当而立之年，风华正茂，阳刚气盛，不能按原定型的奸、诈、疑的脸谱画。此外，父亲在表演上还借鉴了山西梆子名前辈狮子黑老先生演此剧中曹操宿店时端灯、巡视后按剑而卧的一系列表演，以体现曹操在逃亡中奸诈多疑之心有过之而无不及。

即或是在父亲临行的前一天，父亲午睡前坐在摇椅上反复哼唱《牛皋招亲》戚赛玉在洞房一场，再次修改词曲。这段唱词和唱腔都是父亲自编自创的，五一劳动节演出后感到有些长，正琢磨着剪去两句。父亲的声音回荡在整个房间。书桌上，在那本翻来翻去、看来看去、画来画去都看烂了的《三国演义》的旁边，又增放了一封刚让我写好的信（草稿）。信中向有关领导反映了重排六十出京剧三国骨子戏的重要性，提出了如何赋予这些剧目新的时代感的建议。父亲对我说，那天到文化部学习十六大精神和“三个



《青梅煮酒论英雄》剧照，我在剧中饰演曹操（一九四〇年前后与马连良先生合演）